

# 苏小嘉和张晴念走后,我被警察抓起来了

都市情感

## 张晴念把我请上了床

这天晚上,张晴念要请我吃饭,虽然做好了各种准备,包括最坏的打算,但晚上我还是身不由己地喝醉了,我喝了两杯就醉了,我怀疑谁在里面动了手脚,肯定的,作为一个男人喝两杯啤酒就醉,谁信?肯定是张晴念动了手脚,从第二次见到我的那天起,她的眼睛就直勾勾地圈着我,她仿佛患上了强迫症,不让我屈服,决不罢休。这最后的一次机会她自然不会放过,她应该是费尽心机等待这一天了吧,可能自从她嫁给老干部的那天起就秘密筹划着这一天了吧。妈的真不幸,被我撞上了,被我这个彻头彻尾的穷光蛋和不知天高地厚的幻想家撞上了。

张晴念迷离起眼睛,起身把公文包塞到我的怀里。

所有的东西都在这里了,回家放好,你现在就是柴总了,呵呵,柴总。

张晴念发春一样地又喊了我一声,柴总。她的头发上不知道哪里来的水,都湿透了,滴答着细小水珠,滴在我滚烫的脸上,有香波的味道,而且很凉,我打了一个激爽的喷嚏,立刻感觉浑身发胀,骨头像钢筋一样挺拔,渴望撞击的声音。

渴望像鸟那样伸开双臂,在空气中自由地划拨,我的体内则像潮水拍打着堤岸,数股温暖潮湿的液体一路尖叫在我的下体,拐节处交汇,踢踏着,击打着我的意志。

我的骨骼都快被震碎了,我甚至都能听到毛细血管破裂的声音,我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四分五裂,分裂出无数个叫柴条的我,其中有一个被分裂出来的我,拉着

张晴念就往卧室里跑,或者说相互搀扶着迫不及待地走向了卧室。卧室里开着灯,于是那个被分裂出来的我看到张晴念像一头奔奔的骏马,怒吼着向我奔来,天高云阔,一马平川,任由她驰骋。

## 苏小嘉留给我一封信后走了

回到家里,我把包扔在桌子上,章印倾泻而出,我的疲惫也随之倾泻而出,流露出对生活的厌倦。我马上意识到孤独要来找我了,只要孤独来找我,我就想起苏小嘉,只有她才能对付得了并驱走我的孤独,她是我孤独的克星。于是我拉开卧室的门叫小嘉,我说小嘉你快来看看我,孤独来找我啦,说完,我吓呆了,回答我的只有窗外呜呜的风声,然后就是耳鸣和脑子里的嗡嗡声,浅蓝色的窗帘被风卷入窗外,摇曳着我的孤独。看来这次我是逃不掉了,而床上一片凌乱,白色的床单单独拉在地上,还踩着一双凌乱的脚印,环顾四周,写字台上的玻璃板上露出了半张崭新的白卡片,凑过去看,还有一半压在玻璃板下,上面写满了字。柴:

昨天晚上发生的事,我都看见了,是米送米通知我去的,我不知道她们在做什么,但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,也许你有你的目的,或者又继续对我说,再忍受最后一个夜晚,我们就成功了,黎明就到来了。够了,我已经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,对我来说一切都是荒唐的,我们走到今天除了用荒唐二字,我还真不知道能用什么来形容,从认识你的那天起,我就看上了你的雄心壮志和过人的才略,看上了你的执着,

你的率真,那是怎样的幸福时光啊。可是张晴念的出现一切都打乱了,你变得浮躁不安,因谋一夜暴富,沾沾自喜塞满了你空虚的灵魂,你知道我要的不是这些,我管你要那么多钱干什么?不需要,我们不需要那么富有,那会让我们的精神更加贫穷,绕了一大圈又何必呢。好了,我不想多说了,我有点冷,我在忍受着心尖的颤抖跟你说,我在忍受着母亲的腹痛在跟你说话,可这是此时此刻你在做什么呢。

再见吧,去接过张晴念给你修好的宏图大道吧,去遨游你的远大前程吧,天色已亮,各走各路,是你的东西我都放下,是我的东西,我都带走,包括孩子,他是我们曾经活在一起的唯一印证,所以我要带走,然后生下来。但我不能保证他能否活着,因为我根本不能保证我自己是否能活着。

亲爱的,不要难过,你知道难过也无济于事,该发生的也发生了,该过去的也必将会过去,没有什么可以长久,记住我们在在一起的单纯好吗,记住我们的穷困潦倒好吗,记住我们的满面泪光好吗,记住我们夜半钟声后的相拥入梦好吗,记住我们粗狂的任性 and 微小的自私好吗,记住我们在摩天轮上的尖叫好吗,记住不要悲伤。

小嘉信纸很快湿透,上面的字迹像水泡过的馒头,被无限地放大,直至模糊不清。苏小嘉的离去,让我的世界重新安静下来,时间也静止不前,我不再上班,不再吃饭,不再睡觉,有时候我真想不再呼吸,只要我屏住呼吸,就一口气,死是那么的简单,一口气就是一个人,一口气就是

人生的始末和全部。

我就这么躺着,和日子达成了一致协议,和平共处,谁也不侵犯谁。

再次醒来的时候,天地一片雪白,白色的墙壁,白色的空调挂机,白色的窗帘,我胳膊的上方还吊着一只白色的瓶子,瓶子里装着白色的液体,一滴一滴地正注入我蓝色的静脉,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躺在了医院里。我转过头,看到了张晴念,她还是穿着那身白大褂,静静地坐在床边靠着我。见我醒来,她触摸我的额头,说,醒了啊,还好烧已经退下去了。我把额头上的那只手迅速拨开,我觉得在白色的世界里,她的手很脏,一双会把脏传染给白色的手。

在两天的时间里我没有和张晴念说一句话,也没有吃她送来的饭,喝她端过来的水。第三天她就不再跟着我了,换了另一名医生和护士。第四天我就出院了。我来到街上,我感到很饿,但我身上没有什么钱了,我决定去取钱,结果发现什么钱都取不出来,我感到不妙,于是就发生了第五天的事。

## 我突然明白了张晴念所做的一切

这一天来得很快,像有人打劫了我的时间那样,上午一下子就没了,剩下半截的时间兀自冒了出来。我打电话问张晴念,卡里的钱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一分都取不出来了,但她根本不接,后来干脆就关了机。我再次感到前景不妙,六神无主,因为除了那张卡,我真的没有什么钱了,于是我想到了时节,那应该是在世界上唯一的财产了吧。

我一口气跑到时节,迎接我

的没有员工的掌声,没有前台小姐的笑容,最先跑进我眼睛的是贴在玻璃门上的刺眼的封条,楼梯里到处是账单和飞舞的传真纸,我的心荒凉地一步步跌进无底的深渊,等待落地的声音,不管有多疼,我也要落到地上,于是我走了进去,却一眼看到了米送米,她指着我说:就是他。

这时候警察出来了,所有的警察都出来了,比洞里的老鼠还多,全集中到我站立的方向来,那个最靠前的警察应该是一名干部,他浓黑的眉毛显示出法律的威严,目光严肃。我的心连机械地跳着的欲望都没有了,只是偶尔搏起一下,我感到刀绞一样的痛。

你是柴条吧,他拿着一张表格指着上面的我的照片问。我说:除了说是我没有一点好处的,也不想再反问。我们是FATF,你涉嫌勾结境外组织非法洗钱,请配合一下跟我们走一趟吧。说完,就有两个肩章标着“经警”字样的警察把我扶走了。那一刻,我终于知道米送米为什么总是对我不怀好意地笑了,为什么张晴念舍近求远地从上海请来这位小有名气的首席经济师了,为什么要完全撤在了空气中,为什么张晴念有那么多钱了,为什么她的干部丈夫从来没出现过。

提审,问讯,做笔录,是我一天的全部工作。其余的时间,都在发呆,惶惶不可终日,甚至在提审的时候我也是神情恍惚,不知所问,答非所问,警方和检方因此都纷纷放弃了对我的提审。我的大脑里截出一段空白来,那里再也没有悲伤。但我还是忘不了苏小嘉,身在囚房也忘不了她,她的样子已经完全撒在了空气中。

正当我甘心忍受牢狱之苦时,奇迹出现了。



李子悦著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内容简介

告别大学生生活后,我来到南京。不久后,我进了一家网络公司,老板姓陈,也是80后,他让我负责搞影视。慢慢地,我周围汇聚起一些人:纯真可爱的苏小嘉;为了能进男朋友家显赫的大门刻苦准备公务员考试的乌朵灿;为了梦想从小城市逃逸出来的十朝;曾经是我的初中同学、现在已嫁为人妇且腰缠万贯的张晴念……

## 上期回顾

张晴念把公司让给我了,天上掉下来的馅饼让我既彷徨又惊喜,我接受了。张晴念向苏小嘉提出,要我假装孩子的爸爸去上海参加一个家长会,苏小嘉答应了。我和张晴念去了上海,她在酒会上挖出一个首席经济师,并且把他带回了南京。之后,十朝和首席经济师起了小冲突,张晴念一巴掌把十朝打跑了。

# 战场上出现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

人文历史

## 箭如雨下

“放箭。”杨忠话音未落,元颢弓弦已响,随后梁兵弓弦割裂空气的声音响起,蜂鸣般的嗤嗤长箭破空而去。元颢长箭一路领先,像领头大雁一样,带着数十支长箭在空中画出弧线,向追兵迎面罩去。长箭像生了眼睛一般,沿着路线,直奔魏军将领而去,避开护甲直奔喉间,一箭贯穿,为首魏将大吼一声栽倒马下。梁兵长箭随之到,密密麻麻落在密集箭兵队列中,几乎箭箭都不落空。北魏骑兵纷纷中箭,翻落马下,四十余骑在箭雨中凋零。

杨忠大声为元颢叫好:“大王好箭法。还有一百八十骑。”敌军骑兵加快速度,穿越箭雨,梁军不需杨忠命令,连续张弓搭箭,毫不犹豫向更加接近的魏军骑兵又射出一轮箭雨,这轮弓箭几乎齐射,又快又准。

“一百四十骑。”第二轮弓箭又射倒四十多名魏兵,杨忠一边开弓一边报数。

元颢曾为魏国驍骑大将军,率领魏国军队平息各地叛乱,这次射杀昔日同胞,虽然心中不是滋味,但手中毫不停歇,梁兵还在拉弓的时候,他的第三支弓箭孤零零地升上天空。

“一百骑。”杨忠转眼射出三箭,魏兵不断掉落马下,距离越来越远。

“八十骑,三十步。”只有少数梁兵射出四箭,几轮箭雨下来,大半魏兵坠于马下,无主战马嘶鸣,从两面绕开梁军阵形,风驰电掣向后冲去。魏军骑兵终于穿过箭雨,向梁军阵前冲来,身后是陆续赶来的落马魏兵。

杨忠头顶兜鍪红缨被骑兵带起的大风扬起,魏兵长槊几乎伸到鼻尖,他扬声命令:“前排弃弓,取槊,持盾,后退三步。”

前排梁兵被排山倒海的魏军骑兵压得喘不出气来,听到命令抛下弓箭,劈里啪啦竖起盾牌,抓起长槊倒退三步紧靠一起。魏兵看见对方阵形变换,知道必有后招,仓促间来不及应变,反而催马加速向梁军阵形冲来。

魏军骑兵吐口唾沫都能砸到梁兵,杨忠判断敌军来不及变换方向,断喝:“挺槊。”

梁兵两丈长槊挺起,密密的如树林般指向天空,小臂长的槊尖寒气逼人,指到敌兵鼻尖。魏兵长槊只有丈二,第一排来不及避开,手中长槊横挡,对方槊尖晃动,仍然指向要害,马上魏兵再也来不及躲避,终于连人带马撞进阵中,人仰马翻。

“挑人不挑马。”杨忠极爱战马,舍不得伤害。失去主人的战马沿着梁兵间的空隙向后冲去。魏军后排骑兵猛收缰绳,却无法放缓速度,两三排骑兵转眼间被挑于马下。

## 一场竞赛

梁军突然变阵,魏军被巨大的长槊没头没脑地挑于马下,折损不小。不过,数十名落马的魏兵挺槊起来,数量仍远超梁兵。他们无法冲破防线,吃了梁军超长兵器的大亏,只好在远处跳下战马横端长槊,列队重新冲上。

杨忠不敢大意,命令前排持槊梁兵后退:“前排退后。”

处于后排的重铠刀盾梁兵暴露出来,左手挽着高达胸口的狮头大盾,紧密相连,宛如一堵小墙挡住步战魏兵。

杨忠仍不忘记提醒:“大家记住口诀,格挡,欺身,切萝卜,跟我冲。”

梁兵提起狮头大盾,右手挺环首刀,呐喊向前猛冲近战,盾牌猛烈撞击魏兵长槊,死死压向地面,他们闷头贴近敌兵身体,

按照杨忠所教口诀近身肉搏,刀光闪耀,像切萝卜一般,将手中长槊调转不灵的敌兵砍翻在地。宋景休率领退后的梁兵放弃巨大长槊,重拾弓箭,居于高坡,在间隙中射杀魏兵。

杨忠抽出环首刀,提起盾牌,看一眼元颢:“几个了?”元颢扔下弓箭,提起长槊:“弓箭射了四个。”

“我也是,平手,再比比?”“好,赌一百两黄金。”“老子没钱,输了请客喝酒。”“一言为定。”元颢挺长槊上前搏杀,被旁边卫兵拉住:“大王万金之体,不可冒险。”

元颢用力推开卫兵,再向上冲,又被两个亲信卫兵夹在中间,他摆脱亲卫,冲出内线。迎面一名魏兵手举长槊疾冲,元颢手中槊杆挑开,揉身就刺,一支长箭凌空而出,贯入魏兵胸口。元颢亲卫怕他受伤,张弓搭箭将敌兵射倒。

杨忠的声音几乎同时传来:“又倒一个,五个了。”

元颢打赌要输,前跨一步,突出阵线,又有魏兵长槊束倒,他大声叫好,挺槊反攻,他的亲卫涌至面前,抢着将敌兵砍倒,那边杨忠又在喊:“砍萝卜,倒,六个了。”

杨忠挤到最前方,判断形势不错,高举环首刀:“兄弟们,跟我来,把他们割开。”

宋景休抛下弓箭,提起地面刀盾,率领十几名梁兵冲到杨忠身边,向前砍出血路,将敌兵拦腰分成两段。七八名魏兵被切割倒在梁兵四面包围,刀枪齐下,魏兵鲜血四溅,被砍倒在地。杨忠解决了这些魏兵,形势更加占优,回头望着被护在当中的元颢大喊:“那个北海王,我八个了,你几个?”

元颢的敌兵都被身边卫兵抢走,哭丧不得:“还是四个。”杨忠奇怪地说:“弓箭不错,槊法太差。”

魏兵从元颢头顶的金色兜鍪认出他的身份,七八名魏兵绕开前排梁兵,包抄到侧面,猛然呐喊:“杀,抓住北海王。”

## 惊艳一瞥

元颢和亲信卫兵被七八名魏兵包围,左支右拙,狼狈不堪,左臂已被梁兵划伤,鲜血迸出披膊。杨忠回首与元颢对视,发现情况危急,连奔几步去救援。元颢身边一名身材娇小的卫兵被魏兵长槊横扫,撞出几步,跌倒在地,兜鍪甩落一边,乌黑长发飘逸而出,遮住面容,从窈窕身材可以看出是一个年轻女子。一名魏兵大步走到她身边,双手举起长槊,明亮刺眼的槊尖向下刺去。她左手撑地,右手举刀格挡,丁当一声,她胳膊被震得向下一低,弯刀那手而飞。她就地一滚,被魏兵战靴一脚踩住胸口,全身窒息,大惊失色,失去反抗之力,丝毫不能动弹。一滴眼泪从眼角流下,口中悲愤呼喊:“子侯。”

元颢被几名卫兵纠缠,身边亲卫被砍倒在地,来不及去救,狂吼一声:“明月。”

杨忠听不懂她口中所喊,连冲几步,忽然侧面冷风骤起,寒冷凉气切肤而来,如果回身格挡长槊,便无法救出倒地的那个被叫做明月的女孩。他一咬牙关,不顾挡侧面攻击,向前一纵,环首刀没人举槊欲刺的魏兵背后。杨忠同时大腿一凉,长槊刺入,双腿失力,身体没了重心,跌跌撞撞向前扑倒,软绵绵地压在明月的身躯上。杨忠低头一看,心神被一双明眸摄去,淡雅幽香透鼻而入,四面呐喊和砍杀声音忽然远去,杀戮和流血顿时失色,战场消失无踪。

明月像小山一样的身体压下来,她睁开眼晴,一个陌生的穿着梁国制式铠甲的健壮英俊梁兵压在身上,正在睁大眼睛,失魂落魄地看着自己,不知道背后长槊已至。一名魏兵扑身而上,举长槊向发呆的杨忠狠狠刺来,明月急得大喊:“笨蛋,快起来。”

杨忠呆呆的目光看着从下翻上的明月,眼睛、眉毛、嘴唇和瀑布般在空中展开的秀发,动作和表情动人脑海。明月将杨忠掀翻斜滚出去,长槊插在地面上,抢过杨忠手中环首刀,斜着一扫,魏兵被砍中小腿,栽倒在地。

明月从地上跳起,飞起一脚,呵呵笑着踢中杨忠屁股:“傻瓜,叫都不要了吗?”

宋景休带着一群梁兵汹汹冲来,砍倒敌兵,伸手拉起沾满鲜血的杨忠,惊慌起来:“杨忠,你怎么了?”

杨忠全副身心只有明月的笑容,直到被她一脚踢来,大腿疼痛钻心而来,咬牙忍住,向宋景休摆手表示没事,找到踏燕,翻身上马,察看战场形势。魏兵已经被梁军分割,被成群梁兵围在中间,就要被消灭殆尽,已有魏兵跳上战马夺路而逃。远处溃败的三小队梁兵奔兵一处,带着后面大约百名魏国骑兵在四周兜圈子。杨忠看胜负已分,解下颈间布带包扎大腿伤口,命令身边梁兵高举令旗,蓝底红底的三角令旗在空中迎风招展,金锣声音当当传出。

不一会儿,魏兵战败,杨忠胜利班师回城。

梁帝萧衍在城墙上重赏杨忠和他手下的梁兵,然后在城楼密室接见北海王元颢,她跪地泣涕自陈,言辞悲烈。三个月前,北魏胡太后毒杀皇帝元诩,契胡酋帅尔朱荣攻入洛阳,在河阴大肆屠杀,两千多名北魏王公大臣丧命。北海王元颢正在汲郡抵御寇,听到这个消息,立即奔南逃梁国,图谋借兵北伐,为河阴之变复仇。

萧衍听完,未置可否,不动声色安置元颢休息。